

面对高位截瘫的丈夫,叶县夏李乡彦岭村的李爱芹多年如一日,精心照料,日夜陪伴……

# 爱无声,不离不弃十九载

□本报记者 库艳敏/文 李英平/图

7月14日下午,记者走进叶县夏李乡彦岭村李爱芹与刘奇的家。躺在床上的刘奇面色红润,干净整洁,47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。而他的妻子李爱芹双手粗糙,神态中透着疲惫,虽然只有46岁,却已生出不少白发。

很难想象,刘奇已瘫痪在床19个春秋。也很难想象,当年27岁的李爱芹,是以怎样的毅力,带着4岁的女儿,以柔弱之肩托起这个家……

## 遭车祸,旧债未还添新债

1998年农历五月二十八,刘奇开着拖拉机到山上拉柴,翻下5米多深的路沟……他被紧急送到医院,性命保住了,但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——高位截瘫。住院不到一个月,医药费就花去近6万元,本就不富裕的家很快债台高筑。

出院时,刘奇是被人用担架抬回家的,他不仅不会坐,连饭都不会自己吃,每次都是李爱芹一口一口地喂。

由于没有知觉,刘奇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。小便还好说,大便都是李爱芹戴上手套一点点往外抠。多久排一次,她只能靠观察丈夫的肚子,估摸着时间定期给他排便。

丈夫瘫在床上,女儿需要照顾,家里有四亩八分地,还有一屁股债。干农活时,一想起这些,李爱芹常常是哭着干着,干着哭着……姐妹心疼地开导她:你要是这样下去,身体垮了,谁来伺候他?

亲人的鼓励给了她坚持下

去的力量,也坚定了与丈夫相濡以沫携手前行的信心。

抱着丈夫还能恢复的信念,李爱芹四处找方子,住院时欠的钱没还完,还得再去借。

有些人当着她的面就说:“俺不能借给你,你要是一拍屁股走了,他在床上躺着,谁还俺(钱)?”遭了白眼的李爱芹只能回家悄悄抹泪。

“就没想过再走一家?”记者问。

“说实话,我心想不管咋着,得把欠账还了。”李爱芹说。

“一家人的负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,我不能替她,还加重她的负担,我受罪她受连累。我这一口气都是她给的。”刘奇说,“有时候我就想,还不如车翻那天死了呢。”

没有丝毫犹豫,李爱芹说:“你到难处了,我不能不管,我管你一辈子。”

刘奇哽咽着说:“要是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,我不叫她下一点力,不叫她受一点罪……”

## 九年后,丈夫终于“走”出家门

在床上躺了6年后,眼看恢复无望,刘奇只有接受瘫痪的事实。他开始让妻子把他扶起来,在后背垫床被子,慢慢地学习半躺。

2007年夏,刘奇的上半身已能用力。一些亲朋好友说,不如买辆摩托三轮,这样他可以开出去走走。借了点儿钱,加上卖了粮食,李爱芹买回了一辆摩托三轮。

刘奇终于下床了!妻子把他背到摩托车座上,给他放好海绵垫,再抬着他的腿固定好。就这样半靠半躺着,刘奇开着摩托三轮出村了。

“外面的世界变化真大啊!一出门就光想往远处去。”

刘奇说,他甚至开着三轮到过平顶山市区。

由于常年卧床,刘奇身上长了褥疮,有些地方的褥疮吹风后确实有了好转,但有些地方却加重了。后来,褥疮时好时坏,时轻时重,2009年秋,他不敢再开摩托三轮了。

重新躺回床上的他,褥疮加重,李爱芹经常用碘伏、酒精、盐水给他冲洗。尽管床上铺了五六个褥子,可是依然挡不住褥疮流水,脓水浸透了铺盖和板床。

褥疮从最初的指甲盖大,一点点发展到半个脸盆口大。没办法,李爱芹只能隔几天就晒一次褥子。

## 再作难,她也没想过一走了之

时间是无声的记录仪,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泪水和辛酸。

“作难,哪会不作难?好在俺有几个堂兄弟,农忙时,他们帮着收,帮着往家拉。可是农忙时,家家都忙啊。”李爱芹说,忙完了自家的,她过意不去,总是再去帮着人家干活。

“收麦时,兄弟们帮着给我收收拉回来,我都很感激了。但还要往家里扛啊。有时候几十袋小麦,我一个人一袋一袋扛进屋,每袋都有百十斤。”

结婚前,李爱芹曾在郑州学过理发,2009年,她又重拾手艺。村里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了,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,她也只能简单地洗洗、剪剪,挣上几元钱。

采访当天,前去理发的村民王书芳说,刘奇出事,有村民

私下说李爱芹“干脆走了算了”,但她却一直坚守着这个家。

日子的难,像树叶一样稠。

女儿上高一那年春节,回家说想买个棉袄。“他爸说了她一顿,衣裳够穿就中,咱家这条件,你还让恁妈作难?”后来,棉袄也没买成,“闺女哭了,我也哭了,俺一家三口都哭了。”每每想起这件事,李爱芹说她心里就隐隐作痛。

2015年夏,收麦时节下了一场冰雹,导致收成全无。那年,女儿考上了平顶山教育学院,可家里却没钱交学费。最后,亲戚们这家三百那家五百才勉强凑够。“俺妮儿从小就懂事,经常跟着我干活,五六岁就会做饭,会给他爸端茶倒水。”说起女儿刘倩,李爱芹的眼睛里闪出少有的喜悦。



李爱芹一勺一勺地喂瘫痪在床的丈夫喝水。

## 女儿说,妈妈是全天下最伟大的人

今年刚一放暑假,刘倩就出去打工了,记者与她取得了联系。电话中,提起妈妈这些年的艰辛,刘倩哽咽着说不下去。后来,她给记者发来了这样一段文字:

我妈妈在我心里是全天下最好最伟大的人!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,她自己支撑了我们家近20年。一个人种地、开理发店,每天不是忙这就是忙那,一个人做了两三个人的工作。

印象最深的事是妈妈扛粮食,百十斤的饲料袋子,自己往屋里扛,一次就是四五亩地的粮食。别人家的女人都是撑个袋子、扫个地,可我的妈妈像男人一样扛粮食。

车祸刚发生的那段时间,她她那边的不少亲戚都劝她放弃这个家,我妈说她就是让别人看看,她照样可以撑起这个家。有一次她喝醉了,说,我就是怕孩子受委屈,谁都不胜她亲爹。每次他对别人说都是因为我才留下的,其实我知道她也舍不得我爸。

刘倩还说,她的妈妈人缘特别好,常和爸爸这边的亲戚来往,亲戚们也完全当妈妈是自己人。这两年,爸爸这边的亲戚总是对妈妈说,她可以再找个人一起搭伙过日子。可妈妈每次都会说:“我就供应俺倩倩,以后我跟俺闺女。”

## 爱无声,不离不弃十九载

冬去春来,19年不离不弃的坚守,让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。

照顾丈夫、抚育女儿、种地、养猪……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。不知何时起,她的额头平添了许多皱纹,头发也已花白。记不起有多久,也说不清有多少年,夫妻俩再也没有拌过嘴,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……说起这一切,记者面前的李爱芹,平静得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从2003年起,村里就给他们办了低保。去年,女儿为了让爸

爸解闷儿,在家装了宽带,给爸爸买了智能手机。

得知刘奇家的情况后,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驻村第一书记张国军多方协调,2016年5月11日,圣光集团将一台价值9800元的多功能护理床送到刘奇家中。护理床集轮椅和按摩床为一体,自带气垫按摩器、智能遥控器,还可以将轮椅单独拉出来使用。有了护理床,刘奇的褥疮好转了许多。

爱是点滴陪伴,是不离不弃,是无悔付出。

## 洗衣机频频出问题 维修太贵扔了可惜

□记者 胡耀华

本报讯 6年前,鲁山县的李先生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洗衣机,之后却毛病不断,先是坏了门锁,后又坏了主板,维修后稳定使用了一段时间,可近日它再次“罢工”。

今年40岁的李先生家住鲁山县城,2011年1月19日他花了3380元购买了一台海尔滚筒洗衣机。两年后,洗衣机门突然关不住了,李先生花了200多元让售后人员换了门锁。使用到第三年时,洗衣机主板出现问题,李先生又花300多元更换了主板。今年5月25日,李先生搬家,结果这台洗衣机到新家后又“罢工”了。

“售后人员来查看后,说是电机烧了,于是换了电机。但是机器还是不工作,售后人员就将洗衣机拉走检测,结果发现控制板也坏了。”李先生郁闷地说,维修人员告诉他,更换控制板要700多元。

“每次维修都要更换零件,费用还特别高。”李先生说,他担心这台洗衣机还会出现其他毛病,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维修,但是就这么弃之不用又觉得可惜。

“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维修,只要发现有毛病,就更换零件。”昨天上午,记者电话采访了海尔鲁山售后服务处工作人员,对方表示,由于李先生家的这台洗衣机已经过了保修期,更换控制板的价格里包含了维修费,所以相对高一些。

昨天上午,一名专门维修家用电器的师傅告诉记者,有些家用电器确实无法维修,只能更换整体零件。至于收费,售后往往都是按厂家的收费标准执行的,只要不超过规定标准,都是允许的。

## 楼道垃圾遍地 居民苦不堪言

□记者 杨元琪 实习生 李玉影

本报讯 近日,本报热线接到市民反映,市区南环路西段煤机厂生活区楼道里垃圾遍地,影响居民正常生活,希望相关部门关注此事。

7月18日上午,记者来到南环路127号院(煤机厂生活区)220-3号楼。由于这是一栋待拆迁楼,不少居民已经搬走,寓所大门也已拆除。记者走进四单元看到,楼道内脏乱不堪,4楼一间房屋内堆着大量生活垃圾,散发出阵阵异味。居民孙女士说,她所住的楼房多年前被纳入拆迁改造计划,但由于种种原因,工程搁置至今,她家没有别的房子,一直蜗居此处。目前,四单元像她家这样的居民还有10户。

不少居民表示,生活区拆迁改造工程已搁置至少5年,这期间管理比较混乱,出现不少不文明行为,居民生活很受影响。

随后,记者致电平顶山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,相关负责人高先生说,煤机厂生活区的拆迁改造工程被华众房地产公司承揽,但由于种种原因,工程搁置至今,各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。高先生表示,将加强对生活区的管理,也希望居民能自觉爱护生活环境。